

鲁南乡土

□王庆祥

溢彩留香诗大美

宜军春夏秋冬诗词序

宜军的新诗集要付梓了,嘱我作序。我细读诗稿,深觉其诗溢深情,是真性情的自然外溢,涌之使人胸中添美,心里留香。以实言之,《宜军春夏秋冬诗词》,是提神怡情的好作品。

诗是发于真性情的。『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』,所谓『诗言志』也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。中国文学,从各时代风格和发展规律看,诗经、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之后,便是白话诗文。章太炎说,作古诗、白话诗都是『发情止义』的。所谓情,是指心所欲言,不得不言之意。所谓义,是指作文的法度。宜军的诗作符合『发情止义』的要旨,且有时代创意。他不拘古,写新的诗,写合乎大众口味的诗,在托物言志上,他传承传统文艺品质,或讴歌大自然,或咏叹爱情,或感慨人生,或启迪智慧,或激发希望,语言优美,意境深邃,给人们以思想和艺术上的双重启迪和熏陶。

宜军的诗歌耐读。

宜军的诗歌真。枣庄是他的家乡,是其成长、工作的地方,他想念家乡、赞颂家乡在情理之中,是真感情的。说其真,是他咏唱的对象都是发生在这方热土上的真人、真事、真景。如『冠世榴园人如织,檀湖粼波闪霞妆。龙舟争先分胜负,儿女挥手更叫狂。榴仙劝君将酒进,醉卧花丛读书郎』。(《端午节游榴园》)诗行中跳动着作者真爱家乡的赤诚心。为表达对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的真实感情,他大胆冲破了枯燥文字的封锁,使用了鲜活的、具有生命力的、带着地方色彩的大众语言。『口含酸枣带山花,高卷裤腿摘南瓜。见到老人吃了吗?遇到小辈就骂呀,丈夫永远是死鬼,儿女都是肉塔塔』。(《农妇》)唯是乡音最美最真切。

宜军的诗歌善。所谓善,是指艺术的倾向性,也是指作者所讴歌的形象的社会意义和影响。『老子卧病榻,心情如乱麻。父病愚子痛,总想替换他。日夜守床前,一点不觉乏。众亲都相助,友人常牵挂』。(《父亲病时有感》)佛家认为,百善孝为先。宜军的诗坚守了这一道德品格。上善若水。水本无言,然有无言之言;遇热升华,遇冷凝结,生生不息;水无形,却常触其形;经谷而湍,入川而缓,入海而姿容万千。对此,宜军不惜其墨。『霜雪严冬梅花开,扑鼻香味迎客来。初春飘落化泥,风雨袭后变尘埃。入土养润百苗壮,万紫千红放异彩』。(《梅》)人心向善,诗亦然。

宜军的诗歌美。说其美,缘于春夏秋冬质的美。君不见,春的风和煦而温暖,夏的雨热忱而强劲,秋的叶淡泊而至远,冬的雪晶莹而博大。美不胜收的四季美,在宜军的作品中依为风范灿烂。宜军看到了这美,心中铭记了这美,也用灵活的句式给读者捧奉上了这艺术之美的大餐。他说:『昨日雨,今日忙。门前种瓜,院后植桑。院东种谷豆,院西是高粱』。(《春忙》)『日出东北方,鲁南夏日长。半晌西南风,小麦遍地黄』。(《麦收》)『记起当年一幅画,金秋丰收硕果华』。(《立秋》)『雪雨漫天群山奇,山影朦胧松草密』。(《雨雪天登山》)内容和形式的统一,完成了艺术的完美。

真善美,是我们评价文艺作品的尺度。

《宜军春夏秋冬诗词》有历史之真,生命之善,还有艺术之美。徜徉在这些诗行中,你会有经历了『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』的旅程感觉。是为序。

杨国·文化

“金仓沟,银王开,珍珠玛瑙鲁家寨”,对于生活在老滕县乡村的人来说,这句顺口溜并不陌生。仓沟、王开和鲁寨三个村,在当时都属于富甲一方的富裕村,而仓沟又居于富裕村的首位,那么“金仓沟”到底“金”在哪里呢?

查阅《滕县县志》、《南沙河镇志》等史料,也无有详细记载。在空留遗憾之际,得以枣庄日报社发行员刘海先生引荐,笔者走访了南沙河镇乡贤84岁的高庆春、83岁的王建修老人和后仓沟村部分年老村民。笔者深深感到,再晚来几年对“金仓沟”进行挖掘,可能随着村里年长者的老去,就很难再对这段历史进行还原。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,经过数月深入乡村奔波走访,笔者对“金仓沟”的传说进行了探究。

我们所说的“金仓沟”,位于山东省滕州市南沙河镇境内,原来叫仓沟村。据《南沙河镇志》记载:“明洪武二年(1369年),王氏兄弟二人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。时因沟渠纵横,土地肥沃,粮收满仓,取名为仓沟村。1949年划分三村,居南者称前仓沟,居中者称中仓沟,居北者称后仓沟”。老祖宗选择定居仓沟村,说明看中这里大片肥沃的土地时,其卓越的眼光。现在的后仓沟村,才是我们所探寻的“金仓沟”的真正发源地。

“金仓沟”发源地探究

笔者所追寻的村庄的历史,早已沉湮在泥土下,消失在流逝的时光里。经过走访村民得知,仓沟村以王氏居多。1369年,王氏兄弟二人由山西洪洞迁此居住后,经历过明朝历代不断繁衍生息,人口由少到多,居住面积不断壮大,房屋也逐渐形成街巷。

休养生息世代相传至清末时期,王氏后人王怀锦舍不得吃和穿,靠勤俭持家,一分钱一分钱的积攒下来,一家人勒紧裤腰带、铆足劲置办了大批田地。据后仓沟老人讲,那时的王怀锦的家人吃的饭还没长工吃得好,可见王怀锦过日子节俭到什么程度。在青黄不接的年代里,他克勤克俭,勤俭持家,对待穷人特别慷慨,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尽可能地接济和施舍给穷苦百姓,所以当地人称他为大善人。就这样,靠着省吃俭用,精打细算,只要有一点钱,就买田买土,几代下来,也就慢慢富裕起来。

到了儿子王宝汉这一代,还是子承父业,相安无事,家底殷实,声名在外。形势虽动荡不安,战乱频繁,各式各样的军队都经过了村庄,不过很少停驻,像一阵风吹过。人们的恐惧心自然淡去,像往常一样过自家的日子。由于王宝汉擅于经营,逐渐积累,富甲一方。村东村南村西村北,都有王家的田地,足足有十多顷,大多是良田,干旱雨涝,十年九收。每年场户一完,南大院后粮屯、东场大

仓库,全满了。

到了孙子王修甫执掌家业的时候,王家已是良田上千顷。自己家的土地不仅分布在村子四周,还延伸到官桥韩村、康留、太平庄和老薛国故城里的杨仓、大孙楼、皇殿岗、尤楼、东渠庄、孟仓、沈仓等村。由于土地的不断增加,王修甫只好把土地租给佃户,坐地收租的他无需劳动就过着上层阶级的生活。王修甫通过设农庄,修粮仓,派场主,雇佣农的方式,平时收租方法为“对半平分”,或“租六佃四”,灾年则以“平升借,尖升还”“借陈粮,还新粮”等法盈利。看着家业的兴盛,他欲上朝廷挂“千顷牌”。但其爷爷王怀锦还在世,怕一旦挂了“千顷牌”,平时不能纳粮是好事,一旦朝廷打起仗来征粮,怕承受不起,没有同意孙子的想法。可见当时王家土地之多。

王修甫为了稳定自己的家业,在仓沟村子四周筑了土寨。整个围村寨墙7.7米长,有4米多高,4米多宽,全部是用一层层覆土夯实的。寨墙上能走人、跑马,夜晚巡逻,防止土匪。当地人至今还说后仓沟是“寨里”。寨墙外挖了深沟,以防御,当地人称之为“海河沟”。由上营山上流下来的水,围着整个寨子向西流。寨子设有东门和西门。两门各高有4米,宽有5米。上设横坚10米的土楼,设有垛口,装有“二人抬”的土炮,有看家

的站岗护卫。

王家大院,高墙弯顶,幽幽如深。王家拥有南北四趟四合院的房子,当地人说是99间。家有管家、先生、老妈子、丫头、长工各几十人,有长短枪和武装小队保家护院。后来,王修甫由于不争气,好吃懒做,吃喝嫖赌,慢慢便将家里的钱用光了,然后就卖田卖土,然后家就败了,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败家子。土改后被划为地主,文革前夕去世。

沧海桑田,岁月变迁,我们去的时候,王氏家族的老宅子也已荡然无存,只留下些许锈蚀的砖墙。如今,寨墙也已夷为平地。

由于“金仓沟”的特殊地理和历史,加之王氏家族的发展,有力带动了周边百姓解决温饱生存,也带动了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。据史料记载,自清光绪三十三年至今,仓沟先后设立了孤贫院、孤贫院小学班、教会小学戴帽初中班、中国共产党仓沟党支部、临城县仓沟区、仓沟完小。解放后,南沙河公社、粮所、供销社、医院、铁业社等单位利用王家大院的房子又相继在仓沟成立。

现在的仓沟村像千百万个村庄一样,平静在这沃野田畦之中。除了追怀这段历史的情愫,难以再现“金仓沟”的繁荣,我们只能遥想它前世的辉煌了。

□吴泽浩

水墨赏析

金戈铁马 雪舞龙飞

——读仇顺廷的山水画



“一方水土”真就能滋养“一方人”,在历史上曾孕育匡衡、孟尝君、贾梦龙父子等一大批传奇人物的古薛国领地上,以仇顺廷等一批中青年画家群落,在二十世纪末,悄然出世了。他们在“谋生”之外,选择了笔墨点宣纸的“游戏”,遥远的顾恺之、李成、范宽、马夏、龚贤及现代的黄宾虹、李可染从朦胧中走来,时时规范和矫正着后生们的步态。如今,这批后学不仅是像模像样,实在是步履矫健了。

仇顺廷确有一股子犟劲,认准的事他就豁上命干。从他早期数以千计的习作中,就让人感受到那种认真、执着、扎实而决不取巧的可贵气质。尊重传统,是执毛笔画画的中国人都应该认定的一种从业态度,即便有人将中国画成了水彩画,他也会振振有词

地说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也还不敢摔掉祖宗的牌位。是否尊重传统,不能不从作者的艺术实践去体认。仇顺廷的艺术实践,从他的全部艺术道路和艺术作品,都清晰地显示出传统艺术对一个北方汉子施予怎样的“魅惑”和“鞭挞”。

文化印记

“固守”似乎和“保守”是同义的,但在浩浩荡荡的几千年古国文化已恐有土崩瓦解的当今,“固守”确实很值得高扬的一种正气。“传统”之于中国画为何物,一言以蔽之,笔墨是也。笔之构线成形,抒发的是画家的情意;墨之幻化境,体现的是画家蒙养性灵。如果把笔墨只概括为应物象形的手段,与西画的明暗、色彩相提并论,则是南辕北辙之大谬。读仇顺廷的山水画,找不到西画模拟自然的写实迹象,他所追逐的墨线编制出一团心绪郁结,聚敛处,如壮士被缚,虽内迫而外帙;舒灵处,如素雁凌霜,虽无形而有迹。仇顺廷作画,有如行动派之疾走,心使身趋,手使笔舞,往往气贯神驰,一气呵成,痛快淋漓。

仇顺廷生于鲁南,自然对富有大朴之美的沂蒙山情有独钟。他的诸多画作,都能感受到沂蒙山春之生气,夏之葱茏,秋之丰茂,冬之凛然。与传统艺术相通,不以某地某时之景象为约束,实写其一树一石,而是贯通天象,融于画者之心,笔走龙蛇,意写出心中之神境。自从仇顺廷认

识并数度踏访沂蒙山之后,深爱其深远而不张扬的品质,于其画作中流露出对沂蒙山水朴厚个性的痴情。也是由于结识了沂蒙山,而是其绘画从中走出了追慕某家某派山水形貌的迷茫,决然迈向了师法自然,写我心得的正途。

仇顺廷近三十年的求索历程,有一个独特的现象,就是广拜各界名师,细听教诲,静悟画理,迁想妙得,广收博蓄,走笔造境中,融千家营养于一人。尤其是2005年赴京进修,更得龙瑞、范扬、姜宝林诸名家亲授,同时,广交各路画友,观摩切磋,使其思路更开阔,才艺突飞猛进。其后的面貌,减销了三分拘谨,增易了七分霸悍,从人受笔使,急转为以气使笔,铿锵然若金戈铁马,雪舞龙飞,向意写的目标踏步迈进。

明代董其昌、莫是龙等人根据当时的审美趣向,创山水画南北宗之说。虽多受抨击,却不失为独特的创见。纵观当今画界,受商贾流习的影响,日益呈现出另一类值得深研的南北异质的现象。北国数省,如东三省、内蒙古、河北、山陕、甘肃、河南,气候寒冷干燥,

山石裸露刚硬,民风纯厚,地方戏曲音乐高亢中有挥之不去的苦涩。受其影响,绘画作品以龙瑞、贾又福、白云乡、卢禹舜、赵卫、周尊胜、谢冰毅等人为代表,以崇高坚韧为主调,渗透着艰苦的挣扎于守望,揭示出人类心理深层的矛盾与痛苦。江南多省区,如上海、浙江、广东为主,旁及苏南、湖湘等地,气候湿润、林茂山青、民风婉柔细腻,明显感染着东南亚及西方商业社会的享乐情感。受其影响,近约三十年来,绘画作品(人物、花鸟为主,山水为辅),以海派、浙派、岭南派为领军,多是区域艺术。挥洒柔柔的笔墨,妆点甜美的靓女,营造融融的场面,一派浅吟低唱,歌舞升平。南北艺术,渐趋极端。黄宾虹走了,潘天寿走了,傅抱石、关山月走了,他们走了,把南方艺术中原有的博大气象也带走了。看来,中国画艺术的发展,还是要有更多的雄壮的气魄和刚毅的力量,也就是更多的北方气息。

希望仇顺廷脚踏着北方的土地,呼吸着乾裂的秋风,一路走下去,以更鲜明的个人风貌,挺立于中国灿烂的绘画之林。

□吴兆雷

刘伶台前话刘伶

推崇老庄哲学,遭晋武帝呵斥,同僚皆得重用,唯独他被罢免,赶出朝廷。其实,刘伶的政治主张是适应时事的,当时的晋朝刚刚建立,人心思定,百废待兴,正可采取无为而治的国策,让百姓修养生息,恢复生产。可司马氏集团崇尚名教,搞强权政治,极力打击曹魏势力和与其政治主张不同的人士,在此情况下,刘伶提出的主张显然不合时宜。被逐出后,他对司马氏政权彻底失去幻想,为躲避迫害,他不问时事,以醉饮和游乐为趣,“常乘鹿车,携一壶酒,使人荷锄而随之,谓曰:‘死便埋我。纵酒甚时,脱衣裸形在屋中。人见讥之,伶曰:‘我以天地为栋宇,屋室为裤衣。诸君何为入我裤中?’其放浪形骸如此,足可见其清高脱俗之风节。”

失意中的刘伶沉醉美酒,寄情山水。他经常独自乘鹿车徜徉于峰县山水之间,当闲游到枣庄东南10公里处时,被此地的美景所吸引,在神山脚下筑一高台,面临青山绿水,他纵情豪饮杜康酒,那真是天地与之同在,万物与之为一。此台在元人于钦所撰《齐乘》中有记载:刘耀村旁半里许有刘伶台,其下为刘伶河,水混白类酒,土人相传为伶酿酒处。《峰县志》写的

更为详细,说此台“方广丈余,高数尺”。后来刘伶古台被定为峰县八景之一,为人们休闲旅游的佳处。一直到今天,古台虽仅剩一土包,孤零零的挺立在陈刘耀水库西岸,但登上古台,那碧绿的寨山倒映在清澈的库水中,渔船横岸,雅客弋钓,也别有一番情趣。刘伶流连此处山水,最后又醉死在此处,安葬在冯刘耀村南。

综合刘伶一生,可以说基本上他是与酒为伴,人们评价刘伶,也多称他为酒仙,并且在放浪狂饮中,写出了他的传世之作《酒德颂》,其颂云:有大人先生者,以天地为一朝,万朝为须臾,日月为扃牖,八荒为庭衢。行无辙迹,居无室庐,暮天席地,纵意所如。止则操卮执觚,动则挈盒提壶,唯酒是务,焉知其余?有贵介公子,缙绅士处,闻吾风声,议其所以。乃奋袂箕踞,怒目切齿,陈说礼法,是非锋起,先生于是方搆罇承槽,衔杯漱醪。兀然而醉,豁尔而醒。静听不闻雷霆之声,熟视不睹泰山之形,不觉寒暑之切肌,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,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;二豪侍侧焉,如蝶翼之与螟蛉。此文酣畅淋漓写尽了刘伶的人生,读来让人有一种凄苦的快感。作为一个腰挂吴钩,志在济世的名士,却

无处施展抱负。我们从此可以看到,所谓刘伶醉酒,其实是抑郁不得志造成的。明代兵部右侍郎贾三近在他撰写的《晋书·刘伶传》中评价的最为中肯:“公(指刘伶)岂酒人哉!王室陆沉,忠臣酒涕,广陵凋绝,义士兴嗟。公与时重有慨焉,盖托于酒而逃焉者也。公岂酒人哉。公于文翰未尝厝意然,即其对妇禁酒语,读之令人食喷饭,谐谑跌宕,

即东方朔,汉代文学家,以幽默著称)且奴视之。至《酒德颂》一颂,气排山河,襟宇宙。漆园老吏(指庄子)且当北面。公固达人,非酒人也。当其驱车东游,穿林藉草,登高台,临清流,左携阮步兵(阮籍),右拉嵇中散(嵇康),挈盒提壶,操卮捧罍,吞吐烟霞,沉酣风月,掀髯长啸,云谷应声,宁知乾坤为何物,尘世之几时哉。兹固一代豪也!”

除贾三近在墓志中表现出无限的崇敬外,后世文人志士凭吊刘伶也无不感慨。明代监察御史王英在途经峰县时,亲自到刘伶墓前祭拜,并题写一首七绝诗以寄托哀思。诗中写到:一代高风野水边,伯伦遗冢尚依然。千秋谁为浇坟土,悔不当初葬酒泉。可惜文革中,刘伶墓地被毁,古台前也是时过境迁车马稀了。

□王庆祥

遗失公告

兹有组织机构枣庄市市中区曙光太阳能厂,机构代码为:L24865298,于2012年9月20日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及信息IC卡丢失,特此公告。

遗失声明

▲韩龙执法执丢失,号码为:37D353,声明作废。

▲王刚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丢失,号码为:37041022228,声明作废。

▲马广玉电工证丢失,号码为:3704219720670531,声明作废。

▲杜泽永初级消防控制室监督证书丢失,号码为:0515000000500970,声明作废。

▲滕州市万佳网络飞天连锁店网络文化经营(特许、加盟连锁)许可证副本丢失,编号:3704810137,声明作废。

▲山东新洋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,注册号:37042020000931,声明作废。

▲枣庄市金宸纺织有限公司不慎将银行基本账户丢失,账户号:鲁税零字370402684828473,声明作废。

▲刘勇坐落于辛庄小区3—3—7的房产证丢失,号码为:枣庄市中私房字第N0012953号,声明作废。